

<<热河的冷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热河的冷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0058202

10位ISBN编号：7800058204

出版时间：2003-01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金泉,岳南

页数：400

字数：29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热河的冷风>>

内容概要

三百年前的一个夏日，在蛮荒四散荒草疯狂的燕山丛地，康熙大帝御鞭指处，一座神奇的皇家山水宫苑傲然出世。

本书自避暑山庄营建前的大背景起笔，踏寻着康熙大帝当年的心路历程，精心勾勒出一幅幅尘封百余年的历史画面。

作品历史背景幽远壮阔，情节跌宕起伏，笔触冷峻，从不同的侧面，全景式的再现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盛时的辉煌，并将这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，建筑艺术及所有的内在精华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呼之若出。

书中人物纷繁，横跨中外，既有皇子与皇子、帝王与后妃、后妃与臣僚之间的生死角逐，又有游牧民族万里东归，在茫茫大漠中与俄国军人血火刀弓的惨烈厮杀。

天朝君主的傲慢与英国使臣的自负，最母引发了两个世界的撞击，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最后衰败以及再度辉煌，为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。

<<热河的冷风>>

书籍目录

- 序章 铁马秋风
- 第一章 康熙的长城
- 第二章 浪花淘尽英雄
- 第三章 一切时代的神话
- 第四章 太阳只有一个
- 第五章 灵光
- 第六章 归去来兮
- 第七章 梦想与光荣
- 第八章 末世悲音
- 尾声 劫后余生
-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

<<热河的冷风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每年二十天的木兰行围中，直接参与射猎的少则数千人，多则几万人，但康熙还是希望八旗士兵有更多上场的机会。

第一次木兰秋*返京后，康熙曾面谕扈从北巡狩猎的杭艾等廷臣：“从前行猎之人，概令带旗，不许擅射。

今既讲武，若概令带旗，不许驰射，何以习武？此行猎，于三、四人内，令一人带旗，其余俱令驰射。如此递换带旗，递换骑射，则均可练习武事。

”后来，康熙又直接对兵部降旨：“杭州、江宁、西安三处驻防满洲，闲居日久，恐出门不耐烦劳。嗣后每年于此三省，不拘章京、骁骑校、兵丁，选年少善骑射者，每旗三人，共二十四人。

俱令于四月到京，随至热河行围，俟回銮时，遣回本处。

如此，则可娴习规矩骑射，而伊等之贤否亦见矣。

”如此一来，不仅仅局限于京师一带的八旗官兵，即连浙江、江苏、陕西三省的八旗驻防官兵也有机会参加塞外行围。

秋*开始后，每日黎明之前，数百名诱猎手隐于深山旷野中，身披鹿皮，头顶鹿角，吹起木制的长哨，模仿雄鹿求偶的叫声，引诱大批雌鹿现身。

当鹿群集中临近时，事先埋伏在丛林草地中的两翼官兵迅速包抄合围，并逐渐缩小包围圈，将鹿群逼至“看城”附近。

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擅放一枪一矢。

日出之后，皇帝驾临看城，面对惊慌驰突的鹿群，从容引弓射矢，吹响了向野兽进军的号令。

刹那间，但见旗帜交错，马蹄轰鸣，早已按捺不住的各路射手如虎狼出笼，挥剑舞弓冲进鹿群，在各色禽兽中疯狂地厮杀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大小禽兽虽左冲右突，拼死奔逃，却难脱被射杀的厄运。

一天的行围结束后，康熙和随驾大臣、蒙古王公、八旗官兵等，在原野上燃起成堆的篝火，野餐欢庆，论功行赏，并在星光与火光的辉映下，继续比武、赛马、摔跤等活动。

为了进一步示恩蒙古诸部，康熙还不辞辛劳，亲临现场观看蒙古骑术、相扑等多种表演。

近乎实战的木兰秋*弥场景，可从当时的实录中欣赏一二。

曾随康熙多次北巡行围的学士汪灏，在其《随銮纪恩》中，将康熙在额勒苏台围猎的情形描绘得云动风移，呼之若出：康熙四十二年（公元1703年）八月十二日，“午刻，天雨雪，旋止。

见远山人行如蚁，渐出林间若黑线然。

又见近山人马飞空下坡，点点如麻姑撒米。

而连觉移动者为兵为骑，红白飘扬、星光不定者为旗为帜，往来若飞、时出时没者为鹿为麋。

须臾，风荡云卷，围势已成，鹿纷驰四奔，突围欲出，则所至扬鞭呵止之，俄而黄麋从中来，皇上自山顶纵辔直穿场中，天威所临矢无虚发，有应矢即殪者，有带箭仍奔者，所获不计其数”。

事实上，这只是木兰行围的前奏，真正行围的场面是相当威武壮观的。

那种“雷动焱至，星流霆击”的浩荡声势，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活动。

康熙五十八年（公元1719年）八月，自木兰围场返回热河行宫后，康熙以自己一生的射猎成果告谕御前侍卫：朕自幼至今，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、熊二十、豹二十五、猗猗十、麋鹿十四、狼九十六、野猪一百三十二，哨获之鹿凡数百，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。

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，若庸常人毕生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。

朕所以屡谕尔等，以尔等年少，宜加勤学，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。

朕亦不过由学而能，岂生而能者乎？

御前侍卫听后，无不惊服。

自围场设置到去世前夕，康熙共参加木兰秋*四十次，以其娴熟的射技和强大的阵势，令蒙古王公“皆慑栗天威”，弥首跪伏而不敢妄生异心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公元1722年），最后一次秋*回銮后，康熙向文武大臣阐述了塞外北巡和木兰秋*的军事意义：“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，劳苦军事条奏者，不知国家承平虽久，岂可遂忘武备。

<<热河的冷风>>

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，并侵扰我内地扎萨至乌兰布通，朕亲率大军征讨，噶尔丹败走。

后又侵犯克鲁伦，朕统兵三路并进，至昭莫多剿灭之。

今策妄阿拉布坦，无端侵犯哈密地方，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，两路兵进剿，策妄阿拉布坦闻之，心胆俱碎，乃遣策凌敦多卜等，潜往西藏劫掠，毁坏寺庙，土伯特地方，已被残蠹。

朕又遣大军前往，击败策凌敦多卜等，复取西藏，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，我兵直抵西藏，立功绝域。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，勤于训练所致也。

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，惮于劳苦，不加训练，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，而灭贼立功乎？

” 诚如康熙所言，清帝国的滚滚铁骑之所以纵横朔漠，扫平一切反叛势力，除了基于一系列天才的军事部署，一年一度的塞外北巡和木兰秋*，当是其万里远征，立功绝域的根本原因。

雍正正在位的十三年间，处在兄弟阋墙、骨肉相残的严酷环境中，无暇分身塞外北巡和木兰秋*，但在死前却不忘留下一纸遗诏：“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，盖因日不暇给，而性好逸恶杀生，是予之过。

后世子孙，当遵皇考所行，习武木兰，毋忘家法。

” 到乾隆时期，木兰秋*的规模终于达到了极至。

“从猎蒙古王公，内扎萨克四十九旗，又喀尔喀四部，及四卫拉特，并青海等部各扎萨克，不下百余旗。

” 不仅草原部落的王公，即连天山脚下的回部，巴尔喀什湖畔的哈萨克族，葱岭以西的布鲁特首领，也曾跨越荒漠，逐鹿木兰，显示过射虎猎熊，纵横驰骋的绝技。

乾隆即位后的首次塞外出猎，始于木兰围场沉寂了十八年后的乾隆六年（公元1741年）秋月。

由于近二十年没有举行过木兰秋*，是故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波动。

监察御史丛洞闻讯后，冒死上疏条陈，极言此举“耗财劳众”，劝谏皇上切莫以“游逸”二字而荒疏朝政，希望停止木兰行围，以颐养天和。

读毕这份荒唐的奏折，乾隆大怒，立即颁布一道措词严厉的谕旨予以痛驳——古之春搜夏苗秋*尔冬狩，皆因田猎以讲武事。

我朝武备，超越前代。

当皇祖时，屡次出师，所向无敌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，是以有勇知方，人思敌忾。

若平时将狩猎之事，废而不讲，则满洲兵弁，习于晏安，骑射渐至生疏矣。

皇祖每年出口行围，于军务最为有益，而纪纲整饬，政事悉举，愿与在京无异。

至巡行口外，绥抚蒙古诸藩，加之恩意，因此寓怀远之略，所关甚钜。

皇考因两路出兵，现有征发，是以暂停围猎，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。

况今升平日久，弓马渐不如前，人情狃于安逸，亦不可不加振厉。

朕之降旨行围，所以遵循祖制，整饬戎兵，怀柔属国，非驰骋畋游之谓。

至启行时，朕尚欲另降谕旨，加恩赏赉，令其从容行走，亦不至苦兵弁。

……

<<热河的冷风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章铁马秋风公元1673年，大清康熙十二年。

随着一场寒流的猝然而至，自塞外席卷而来的狂风挟裹着漫天雪花，枯枝败叶，腾起一阵紧似一阵的尖厉唳哨，在黑空深处飞上翻下，窜动不息，大团大团的黄尘黑雾呼啸翻卷，压城而来。

神圣威严、亦真亦幻的天朝禁宫，在朔风黄沙的撕裂抽打之下，瞬间失却耀眼的光华，聚涌起一阵忽明忽暗、骇人心魄的迷蒙景观。

内侍宫女如无头苍蝇出出进进，乱扑乱撞，六宫粉黛惊恐莫名，狼奔豕突。

偌大的紫禁城顿感阴风扑面、鬼气森然。

人们都在思量，这或许是冥冥中某种不祥的预兆，一场大变就要发生。

通往京师的官道上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南而北，由远而近。

两匹健马疾速穿透黄尘黑雾，直扑城门而来。

守门将吏尚未作出反应，两团模糊的影子已飞驰而过。

抵临午门，两位钦差同时滚落下马，未及通报即跌跌撞撞强行冲进内宫，一路发足狂奔一路扯开嗓子疾声嘶喊——“反了！”

反了！

吴三桂反了！

！

”和着尖声呼啸的朔风，这凄厉而恐怖的声音立时盘旋飞扬在紫禁城上空，无情地贯入每个人的耳膜——“反了！”

反了！

吴三桂反了！

！

”所有的预感都在同一时刻化为可怕的现实——反了！

平西王吴三桂果然反了！

三藩真的反了！

云南昆明五华山，平西王府大校军场。

三声低沉的号炮斥空而过，号角随即“呜呜”一阵哀鸣。

惨白的日光下，一面绣有“皇周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”字样的黄龙大纛，在校场中央缓缓升起，放射出清淡凄冷的幽光。

云贵两省巡抚朱国治被拖进校场，剥掉官服，强行按跪在旗纛之下。

刽子手摇动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，杀气汹汹威逼在两侧。

“朱国治，你好大的运气。

正赶上本藩今日开刀祭旗，誓师攻狄！”

”吴三桂把玩着泛着青光、曾托起他一世功名的斩将刀，阴鸷的目光缓缓扫视了一下这个令自己多年头痛的对手，冷冷一笑，“你死到临头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”

！

”“老贼，你不要太过张狂，自绝后路！”

”朱国治自恃难逃一劫，索性放胆言之，“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叫做吴应熊的狗杂种捏在皇上手中。

你能杀我，皇上同样能杀掉你的儿子！”

”望着吴三桂越来越阴沉的长脸和不停跳动的胡须，朱国治陡地提高了嗓音，“我朱国治乃朝廷一品大员，巡抚两省，赏赐紫禁城骑马。

皇上以国土待我，我自当以国土报之，纵死而何憾！”

可惜我此生不能手刃逆贼，死为厉鬼也要索你一条老命！”言毕，仰天长笑不止。

“杀掉这条老狗，开刀祭旗！”

”吴三桂面色青紫，狂怒中传下旨令。

<<热河的冷风>>

“开——刀——祭——旗！”
”空寂的幽谷瞬间回荡起一串不绝于耳的余音。
一道寒光闪过，朱国治的人头在半空中喷射出一条血红的弧线，“扑通”一声跌落尘埃。
大校军场一片肃穆。
随着司礼官员一声尖叫，空寂旷远的幽谷再度回荡起一阵令人心悸的颤音——

<<热河的冷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